

四川文艺出版社

云在

杨腾霄 著

云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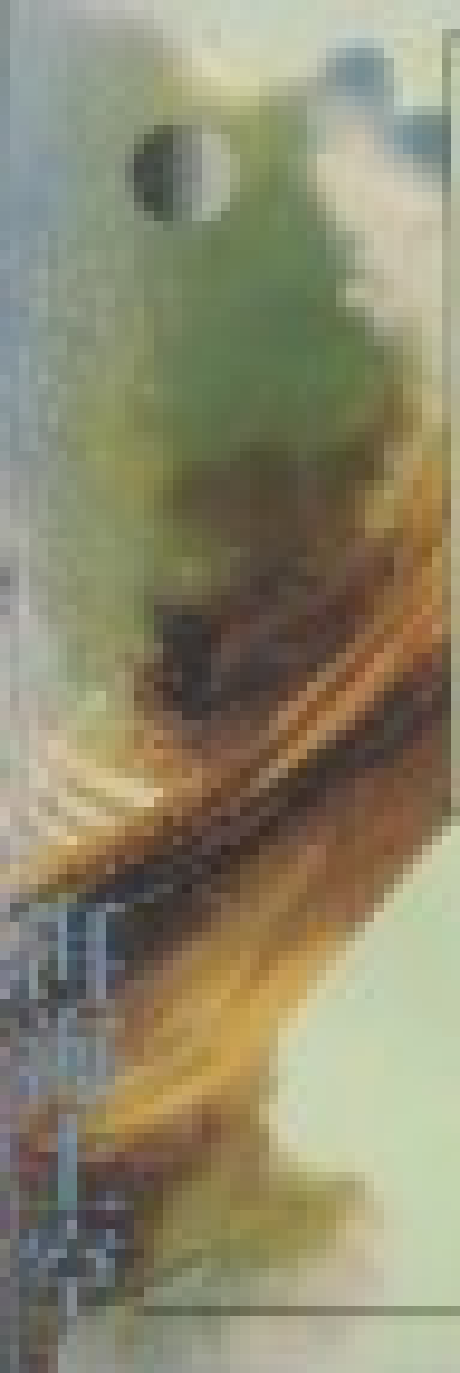


洱海上空

洱海上空

云在
杨晖 著

云在 洱海上空



云在洱海上空

□ 杨腾霄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4年9月

(川)新登字 007 号

责任编辑:廉正祥、吴鸿

封面设计:邹小工

版面设计:史小燕

书 名 云在洱海上空

定价:6.00 元

作 者 杨腾霄

ISBN7—5411—1098—1/I·1020

1994 年 9 月

第一版

1994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787×1092mm

1/32

印数 1—1000 册

印张 6.75

字数 130 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 3 号)

白马印刷厂印刷

聚汇的光点

——序杨腾霄《云在洱海上空》

那家伦

面对即将完成的这篇序，我想到鲁迅先生的两句话：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野草·题辞》）

因为，我不愿为别人写序。我婉言拒绝过一些这种劳神费力的事情。

对文学，我自然有我的灵慧与感悟。但是，我不是评论家。自我感悟的沉与浮，都仅影响自我；为人作序的力与度，却牵涉的是别人。

更何况今日的小说苑地，可谓“旗号”丛立，几乎是在变着法儿地更新，“新说法”层出不穷，“新感觉”、“新状态”、“文化关怀”还没受到“关怀”，随之又出现“新体验”，等等。让人追赶不及。

也读过别一种序，离题千里，写的是“今天的天气，哈哈”一类的言语。序者，导评之作也。“天气哈哈”不成为没用的气象预报也？

我的种种托辞，不被接受，杨腾霄自有他的“说法”。归

结一点，他说他从事文学创作与我有种种联系，此序非写不可。加之我不到单位“坐着”，他又不认识我家，找我不易。尽管同住一弹丸之地，他还得请一位知我寓所的人，在一个大雨淋淋的早晨，登室入寓，把他手里那一堆刚由成都寄达的校样，放在我面前。

已经没有退路，只好“逼上梁山”，充一回评说别人作品的“好汉”。说起来，还算有缘，多年前我在北京盛夏的炎热中签发杨腾霄的作品，而今我已在高原舒适凉爽的暑末翻读他的小说集了。岁月，树木。看到舒枝长叶的景象，总是让人高兴的。

二

“诗人永远是自己民族精神的代表，以自己民族的眼睛观察事物并按下她的印记的。”（别林斯基：《论人民的诗·第二篇》）。纵读白族青年作家杨腾霄的这部小说集，最强烈的印象，即是这种很深的“印记”。

从幽深的历史和丰厚的现实中烙下的“印记”，浸润了人物的情感、情节的枝蔓和思想的网络。它们，或浓或淡或藏或显地展现出了白族儿女背负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核质，从总体的艺术把握上，表现或者企图表现出这个高原民族的美慧、信实、毅忍和创造精神。每一篇作品，都从其独有的生活层面和角度，表现出作者对自己归属的民族的爱和理解。他认为是愚陋的，他也如轻如重托出。他认为是需要渲染的，他会迫不及待地重笔写出。太阳和月亮，苍

山和洱海，女人和男人，构成了杨腾霄的艺术家园。在这个家园里，他用他的爱的和可说沉重的思考，完成着他对他的民族的艺术使命。这，也是儿子对母亲的使命。

艺术地表现母亲——表现我们的民族，表现伟大的中华民族，永远是我们的文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母题！

三

像使用着一个艺术聚光镜，杨腾霄的这十多篇小说的故事和人物，都差不多汇聚到几个焦熔点上，在点上展开集中故事，在点上沉浮人物。在这些点上，去集中地概括和展开人物命运和大环境（地域、民族、时代）命运的错落融合，从而，或深或浅或明或暗地表现出这种融合的有机性和复杂性。

这是一些什么“点”呢？这就是：新与旧的交融点，或者说现实与传统的交融点；城与乡的交融点，或者说两种地域反差强烈的交融点；社会与个人的交融点，或者说社会规束与个人随放的交融点；男人和女人的情爱冲突的交融点；人生追求和失落的交融点。而这些“点”又不是互相隔离的，彼此没有关联的，那样，就疏散了，它们又交汇成一个“大点”、一个“总点”，在这个点上展开故事情节，投影人物性格灵魂，揭示人物命运规迹。当然不是所有的篇章都齐整无缺地有这些“点”在紧束作品，而是就总体而言，正是由于这些“点”的紧束又放散，这些“点”的聚焦又透视，使作品显出了一种艺术的意愿性和垦殖力。这一点，对一个青年作家的第

一部集子来说，无疑是可贵的，值得杨腾霄珍惜的。

我们来稍稍透视一下这些“点”吧。

新与旧的交融点。这些作品的背景，大多设置在作者所最熟悉的八十年代。这之前，他还未意识到会投身文学；这之后，他全力经商了，顾不上文学了。八十年代是我们全民族由深雪中拔出腿来实行战略大转移的年代。久寒初暖，也许在温暖阳光下还穿厚皮袄，也许把夹衣脱下太早了点，每个人从回忆中都可想到一些富于戏剧性的事儿吧。

作品中人物，都不生活在典型的城市，也不生活在典型的农村，他和她，都生存在“城与乡的结合部位”上，形成自己的“城乡交融点”。城的色彩交融进来后，又与乡的原汁绞作一起，地域强烈反差与新旧观念的交错，造成人物心灵的痛沉的裂变和反思。

社会的、传统的、道德的规束，与个人的、非理念的、反规束的随放，常常造就男人与女人的情与爱的冲突，这是近些年文学作品中、甚至整个文艺作品中，常常被表现的主题。有的作家，以放任的态度去表现人性的负面。有的作家，以严谨的思维去剖析人性的善恶。有的作家，以浅浮的构想去图解人性的失落。有的作家，以深刻的理念去砌护人性的完善。性别形成的情爱冲突，历来是文艺作品的常青主题。作家面对这个主题，自然与面对别的主题一样，有一个怎么写和为什么写的问题。“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荀子·大略》）。集子中几篇情爱小说，大体“琢磨”得

不错。读者可以从男女主人公的情感纠葛中获得理路的思考。

还想谈及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杨腾霄所创造的人物形象中，常常是女性形象较生动和突出。常常是女性形象的富于心智和理性，而加重了作品的“悲剧气氛”，从而使作品中的主题更具社会价值，更具读者接受的便易性和渗透性。作品常常是一男一女展开故事（这有时让人感到过于单一），但是在女主人公声、色、形都具的表现中，作者有意无意地让光环全部投射上去，使男主人公始终处于一种附属地位。这是一种“母性情结”呢，还是从太多的白族女性神话中吸收了丰富营养，像《望夫云》、《柏洁夫人》、《观音传说》等等。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希望杨腾霄从新起点上产生一个质的跳跃！

1994·9·2·秋雨

目 录

序.....	1
阿丹蓝.....	1
云在洱海上空	33
阿盏白——洱海纪事之一	44
隐花果——洱海纪事之二	53
古城风——洱海纪事之三	81
水墨画——洱海纪事之四	94
友通表叔——洱海纪事之五.....	102
摊 主——洱海纪事之六.....	111
玉簪子——洱海纪事之七.....	117
碎 镜——洱海纪事之八.....	129
也是一片云——洱海纪事之九.....	138
风 姐.....	155
女 神.....	174
碎 光.....	190
后 记.....	202

阿丹蓝

这里有许多传说。日复一日像水一样流动。而水和水的颜色又各不相同……

苍山是青蓝青蓝的，洱海是碧绿碧绿的，把两种颜色混合，调出的色彩，我想：

就是她！飘逸的“阿丹蓝”。

粉红的面庞，哪怕山顶上出现“望夫云”，坝子上刮着暴风，房屋倾斜，屋顶掀盖，人脸寡绿，只有她，面孔永远保持“春”色——鲜嫩。她薄薄的嘴唇一笑，细小整齐的两排洁白牙齿，晶莹透亮，闪烁出的光色使一切黯然。我记不得她的眼睛了。因为她丰满的身躯和脸上的风韵早已使我销魂，总感到有一种优美而甜蜜的东西在我心里鼓噪，使我进入悠远而绵绵幻想的境地。

那时我还是个娃娃，正准备考初中。她的母亲住在我们楼下，每个礼拜、或者节日，她都要回家看看母亲，给老人带点礼物或糖果。

一听到她银铃般的嗓音，我的神经之弦马上震荡起来，

像从那深藏金梭岛屿的某一溶洞内清脆的弦音传来荡漾在辽阔的海面，经过山、水、石、蓝天白云的浸湿润色，充满了魅力。让我遐想，神往而又惧怕这神圣得像从殿坛里传出的音响中断，怕与它接近。我本能地连忙关紧楼门，贴近楼板缝，翘着屁股，大气不敢出。生怕我粗俗的呼吸和喘息吹散这有颜色和浓味的声音。

我用全部神情对着一个“牛眼”大的松节洞窥探。

她走进院子，“妈！”多脆的声音。

我屏住气。“啊，丹蓝，丹蓝回来了！”她母亲是个驼背，这时老人的凸背更高了。她小跑步，迎出门外，接她的宝贝女儿。

这是典型的“三方一照壁”白族建筑。但是败落了。东方是堵残破的“照壁”，尽管中间那个“福”字，她母亲每年都要请人油漆一次。南北两方的耳房也由于长年失修，屋顶长草，勾缝剥落，漏雨透风，便堆放了一些柴禾杂物，没有住人。仅有西方六间可以住人（一楼一底，我们是邻居、住楼上三间）。当她母亲从堂屋里把她迎进门后，她便进了厢房——她的卧室。

她脱了外衣。

衣服挂在板壁上。她露出一件丹蓝丹蓝的有点仿姊妹装样式的短袖衫。太美了，这件衣服！就像是和她一起诞生，紧紧贴在她的身体上，按着她身上的曲线起伏、勾勒。特别是衣摆、袖口、胸襟上的那一些手工制作花纹，浅浅的按着

她身体的轮廓来装饰。扣绊是鸭蛋色的白雅布手工挑缝的。这件阴丹蓝衣衫，像片硕大叶子；扣绊像几颗晶莹的露珠，亮亮的滚动在翠翠的叶片上。我想，要是她紧穿着这件“阴丹蓝”过闹市，总会让那些“列宁装”、“中山装”、“战士服”、“黑鬼身”侧目；但它又不同于红领褂白衬衣的白族服饰，不俗又不洋。阴丹蓝是从白族服饰中脱颖而出的，是从苍洱间冒出一朵云彩，袅袅上升。

“洗把脸！”

“嗯。”

丰腴的手臂，光洁的脖颈。一块擦着上海香皂的毛巾，在她的身上来回抹动。

我又羡慕这块毛巾了。

每次，阿丹蓝回来以后，我总要做一些奇怪的梦。

一会一朵白云彩飘来，映在洱海上，海面一起一伏，像块柔软的绿毯，白云落下来，变成了她雪白的躯体……

我躺在苍山麓一个隆起的土包后，从云弄峰顶冉冉飘来一位仙女，像传说中的大理石玉女子，我连忙藏在一株松树后，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她朝我越走越近。我身子缩成一团，又想看她，又想拔腿就跑。

我常常为她逃学，躲在楼上，窥视她的音容笑貌。

她的梳妆镜，刚好挂在我楼下很醒目的一块板壁上。和我对射。我看得特别清楚。有时，她凝视镜面的眼光反射上来，我差点失口惊叫，怀疑她看见了我。我非常奇怪，只有这

时，在镜前伫立的这个时候，她总是久久地、久久地注视自己。镜子里面的那个是她，又不是她，是虚无的她，又是真实的她。她一会把头发挽上去，一会又倾泄下来，脸上是没有笑容的。

也许，她感到这是真实的她自己，她才会露出这副面孔。我还发现，她美丽的面庞，渐渐模糊了。啊，是她轻轻地、长长地而又重重的叹了一口气，使镜面上起了一层薄薄的暗淡的雾气。

她走了。也就是发现她叹气的那个礼拜，我扳着手指，盼望着快快到礼拜六。因为她每个礼拜六都必然回家，住一夜。

第二天又早早起身赶回州府上班。

星期六，放学铃声一响，我快步跑回家。院心里静悄悄的。照壁上那个“福”字，在斜阳的余晖下显得殷红。我故意在天井里停留了一会。没有她晾晒的衣服，也没有她母亲招呼我吃糖果的声音。

每次她回来，这个驼背老人总是迎出门：

“来，阿五弟，吃几个糖，是你丹蓝姐带回来的。”

白族人总是替你的称谓，来称呼自己家里的人。这样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使人感到异常亲切。每次听到老人称她“你丹蓝姐”时，我差点问，她回来了吗？但是，我总窘着脸，快步跑上楼……

而今天，她没有回来。

也许，她乘的车在路上坏了，也许她在单位里要多耽搁一会，也许……不过现在她肯定是在公路上了，老人是到车站接她去了。

我铺开作业本，一字也写不下去，耳朵竖直，聆听着楼下来我盼望的声音。

她的母亲确实是去接她。很晚，她回来了。两只红稀稀的眼睛，潮湿潮湿。她没有回来。第二天带信到单位里，单位回话，她很早就回家了。

我忘不了那个晚上。苍山黑压压的，尖峭的山峰像巨兽的獠牙，啮咬着像蓝布一样的天空。半夜，起风了。“蓝布”宛若掀起的帐篷，发出撕拉撕拉的巨响。大理的风一吹就不得了。这风声，让我顶着被子，整夜地睁着眼睛。它像一只弓着腰、拖着长长尾巴的老狗，在漫长而空寂无人的街道上深怨地哀嚎。据老人讲，狗哭是因为它看见了人们看不见的冤屈孤魂。不信，你把狗的眼泪滴在自己的眼睛上，你就会发现死人游荡的孤魂。那撕裂心肝的恐怖，让我全身汗干了又湿，湿了又干，两只眼睛一直傻傻地呆着，再困，也好像有两根火柴撑着，不敢闭，唯恐发生不测，昏迷过去，让鬼牵到“阴间”。

以后，也证实了我那晚上的恐惧预感无不灵验。

她的母亲到“城隍庙”旁，几人合抱的大青神树下烧香，到观音堂求签，去找瞎子算命。一一拜托求人，打探女儿的消息。

有个瞎子说，老人家，你的女儿长得太美了，是天上的玉女转世。她专管王母娘娘的梳妆和衣物，根据你报的生辰，那天是王母举办蟠桃会的日子。王母感到玉帝总是色迷迷看着歌女舞姬，而责怪她没有把自己打扮美丽，借口金凤梳针没有别合位置，就把她贬到人间十九年。现在灾期已过，是王母把她收回天宫了。恭喜你啦，老人家！也是你一辈子吃斋念佛积的阴功，老天睁眼，才把这样一位如花似玉的美人托生你家，将来会有大富大贵，你家儿子不中文状元也要中武状元罗！云云。

眼睛瞎的人，其他感官非常灵。他的一席话使丹蓝妈“不得不信”，因她在观音大石庵寺虔诚地烧香、磕头、问卦，从竹筒里自动跳出的第二十七签上也说了这样虚虚飘飘的话。不信吗？人呢？在哪里？信吧，她留下的躯体在哪儿？老人已经把她后家的船家兄弟也请来了，从上关捞到下关、海东捕到海西，洱海里也没有女儿的身影。悲悲戚戚，她找来了一些“斋奶”，长歌当哭：

……十月怀胎多艰辛，

当年你妈把你生，

天赐得黄金；

水槽里面洗干净，

温暖暖暖包起身，

把你养到三岁了，

衣，白脚心还跳不停。
大理街子长又长，
七岁送你上学堂，
牵着妈的心。
下关风吹上关花，
洱海尾巴通漾江，
读书读完去下关，
扯着妈的筋。
一年三百六十天，
一天二十四时辰，
右耳发烧眼皮跳，
热血淌不停……

青烟袅袅，木鱼声声，铜铃叮当。这段经乐，是白族调的“花柳曲”。要一唱一合，领唱、重唱、叠唱。本来是一支流畅、紧凑、欢快的曲子，而此刻，却非常忧伤。

当时，我记得我一进门时，听到这悠伤、婉转如诉如泣的诵经，还当她家请来了什么一位民间歌手。

其实，她就是一位出色的白族歌手。悠远悲哀、亢奋的歌声，给她带来了爱情，也使她失去了爱情。

而且，她还把“金嗓子”留给了女儿。